

花言俏语

从今后我就是我的故乡

在首次上映十年后，《山河故人》在2025年12月12日复映，官宣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贾樟柯导演发布了其中的片段，赵涛扮演的主人公沈涛在雪中跳舞的场景。在短视频世界引起模仿，各地的观众纷纷发布自己伴着《Go West》跳舞的场景。复映当天，全国多地降雪，网友转发贾樟柯导演的微博并表示，他是天气预言家。

在十二月中旬，北方降雪，其实不是什么稀奇事，不需要有什么预言能力，就能成功地预言这样一场雪，但观众的热情其实成因复杂，既有对这部电影的热爱，也有对这部电影所展示的情绪的承认。这部电影也就重新得到审视，重新得到喜爱，甚至包括当年不喜欢它的那批人，也开始重新了解它。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《山河故人》这里，许多十年二十年前甚至更古早的影视剧，在最近这几年里，都被重新诠释，但《山河故人》得到的新诠释，和它们完全不一样。

这部在2015年10月30日上映的电影，当时一度被当做科幻片看待，因为其中最后一段故事发生在2025年，故事里的角色使用的是透明的iPad。尽管当观众看过这部电影之后，“科幻”标签再也没人提起，但它毕竟是站在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故事起点，对未来进行了展望，展望的不是某些现实，而是情绪。而如今，2025年如期到来，我们甚至即将踏入2026年，观众发现，这部电影预言的那种情绪，那种深切的惆怅之情，果然悄悄到来。

贾樟柯导演的电影，一向有种惆怅之情，

在他早期的电影里，他就在描绘这种惆怅之情，这种惆怅之情，建立在旧日世界的人情之美之上。它更虚无却更坚固，更容易摧毁却又阴魂不散。贾樟柯电影里，总有一个拆迁队，不停地拆除往日世界里的一切，但唯有那点往日情怀，是拆不掉的。它像鬼屋里的鬼，被法师赶走，不超过三天，就又回来了，即便屋子里的人去了异地他乡，这点情怀也时时出来作祟，让事主不得安生。

他们说着家乡的方言，跟家乡人交往，吃着打小喜欢吃的食品，听着过去的歌（《浅醉一生》《珍重》《选择》《站台》《It's Up To You》《Go West》），最重要的是，还要遵循过去的准则生活，上门见亲戚朋友，得带上烟酒糖茶，老朋友七十大寿，辗转坐汽车坐火车也要去。甚至他们的称呼，都是小世界里熟人的称呼：“梁子”“涛”“晋生”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因为这点点滴滴，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，也是因为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小习惯。

《山河故人》就在浓烈的人情里开场了，青年人们在迪厅里，跟着《Go West》跳着舞，那动作，那气氛，在今天看来，已经可以叫做荒唐，但青年时代，在这种欢乐里浸泡过，一辈子也不会忘的吧，那种浅薄的欢乐，和青春嵌在一起，再也无法复制，再也无法替换，那种欢乐就是故乡。电影中间有一段，特别容易忽略也特别意味深长。一群矿工站在台阶上拍合影，合影拍完了，人们从几个方向散去，像被一种力量拉扯着离开，只剩下梁子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在台阶上

站了一会，才慢慢走开。慢慢走掉，可能是为了画面的节奏，也可能是这个人的习惯，他可能就希望很多人聚在一起，在很多人的画面里多留一会，这种习惯，连他自己也没觉察到。

真正列在拆除名单里的，其实是这种人情。这种人情，让观者不安，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觉得不舒服，让去国离乡的人开始自省，这种人情，是一个古老中国最后的遗物，是真正的“中国元素”。一旦有人念念不忘，就等于提醒那些忘记了的人，你有过去，你不是一直生活在新生活中。

贾樟柯电影里的人，于是总要为过去招魂。《山河故人》里，涛让儿子在爷爷的灵前下跪，是招魂，包麦穗饺子，是招魂，把钥匙交给儿子，是招魂，传递的都是上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习惯。他们也沉浸在那种越来越稀薄的体验里，不忍离去。而梁子被放逐出自己的故乡，最后的告别方式是把钥匙扔上了房顶。

之前看贾樟柯的电影，总有种科幻奇幻感，而《山河故人》总算把这个感觉落实了，但总还是有点什么萦绕不去。涛的儿子和米娅发生那段忘年恋，也是把对方当做故乡了吧，但两个没有故乡的人，又怎能互为故乡呢？从今以后，只能自己充当自己的故乡。或许，他的下一个故事，更开阔，更没有执着，因此，从今后，我就是我的故乡。

韩松落

作家

钱眼识人

从烦啦到得闲

电影《得闲谨制》应该说是华语片在今年的收官之作，与《疯狂动物城2》在票房对垒还是有些吃力，但它的价值显然不能只有这一种显见的维度。对我而言，因为编剧兰晓龙的创作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仿佛是一次复古的心灵回溯，豆瓣迄今高达9.4分，17年前的神作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一次在深谷中悠长、悲怆、况味难叙的回响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验证了个人一个不太成熟的拙见，越是一流的创作者越是重复他内心唯一的故事范本。去年深秋时节，我曾经去云南腾冲游玩，还专程找到“团长”的取景地，就是小醉家和家门口那条小巷，在一块紧锁、斑驳的木门板上，看到千言万语的剧迷留言，有一句话印象深刻是这样说的：死都不怕，就怕不安逸；命都不要，就要安逸。看似弯绕的民间机锋，其实就揭开了新片《得闲谨制》“武镇”与“止戈镇”的互文互转关系，这是汉语言和汉字的艺术，当然也是编剧的“狡黠”和抖机灵，在电影故事里，要想止戈，过上世外桃源，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生活就得有人不怕死，死是要睁大眼去跟侵略者死磕，打一战。

整个观影过程中，我会很自然地带入“团

长”的情结以及兰晓龙在表达上的脾性。片中，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南京老头，被尊称为太爷，我以为作为人的肉身，已经在南京陨灭，但作为精神象征他是祖宗，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不服不屈的亡灵，所以怎么也打不死，在巷战中如入无人之境，而这种鬼魅的震颤效果在“团长”中，就是龙文章从天而降，给人的感觉。龙文章在剧中有一段戏是“报菜名”，其中提到南京的干丝烧卖，还有销金的秦淮风月，演员念得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密密匝匝令人陷入巨大的悲怆中。在电影中，就取一瓢饮耳，单提鸭血粉丝汤，但管中窥豹，太爷看到的破败纷乱不言而喻。作者擅长在具体事务的相似性中提炼出情感的一致性，所以台词里有同源的黄河、长江，提到宜昌的地貌像南京，在场景中止戈镇傍着一条无名的河，但河里也飘过一名士兵被枪打透的躯体，以小见大就是秦淮河被血染的人类惨象。只要是我们的土地，一座城池未酬的壮志在哪里都能实现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从“团长”的孟烦啦到新片的莫得闲，也看出螺旋式的上升轨迹，他们对于战争的思考有继承，更有根本性的迭代，是从悲

观的怀疑主义者走向坚定、有朴素信念的主战派，换句话说，处于电影的时长和叙事效率的考虑，莫得闲必须很快让观众看到一个逃亡者进化到战士，否则才会感觉到爽、解气。客观上说这也牺牲了个体人性深层次的洞察。而电视剧的长度刚好让孟烦啦丰富得让人难忘，回味无穷。现在看，孟小太爷可真是一个妙人，他用颓废掩饰了自己对于当局的怀疑，对于小人物命运的绝望，但最终被龙文章改变，从逃兵成长为战士。同样迭代、升级的，就是从剧作里的迷龙到电影里的肖衍，看起来都是败将，但内核变了，后者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所以才有一场戏用小曲《假惺惺》作BGM进行讽喻，当然最后还是被打到醒悟。所以，我个人觉得《得闲谨制》的故事可能更适合拍成一部长剧，让勿勿放过，一瞥消逝的群像最终落地，才可能让经历激烈巷战的小镇露出它清晰、桀骜的面容，目前的电影做足了情绪，在重叙的过程中丢了些许真言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别了马小玲

十多年后再见“马小玲”，终究是惊吓多于喜悦：少年时代追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有多痴迷，如今上线的新电影《驱魔龙族马小玲》就有多少乏味。故事还是原来的故事，但毫无精进的特效、干瘪空洞的表演、软绵无力的打戏，别说再续新篇，连经典的简单复刻都做不到。

回头看，诞生在千禧年前后的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是特别的。它不仅成就了亚视最后的辉煌，也留下了一个独树一帜的“中式僵尸宇宙”——这里既有中华传说的底蕴，又融入西方想象的奇趣，甚至藏着几分科幻色彩。在这个世界里，“僵尸”跳出了“一蹦一跳，无知无觉”的刻板印象，他们陷于不死的诅咒，却拥有超出常人想象的能力：不同颜色的眼睛象征等级，还有控制意识、瞬间移动等等不同异能。

相应的，降魔除妖的“天师”也不再是林正英那样“茅山道长”，反而成了都市里的摩登女性——一头卷发、身着超短裙长筒靴、把各色

驱魔道具装在化妆箱里的马小玲。这个时髦洋气、飒爽干练的角色，明明有一颗再柔软不过的心，却守着“不能流泪”的祖训假意坚强，她傲娇中透着天真的模样，成了80后、90后电视儿童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
即使剥离记忆滤镜，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系列本身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情节，有些看似“童年阴影”如今看来也相当鲜活：平妈爱子成狂，对心仪儿子的舞女痛下杀手；阿平愚孝，明知母亲执念害人，却仍要为她大开杀戒；第一部里反派明明深爱女儿，却因惧怕孤独把女儿和手下变为“僵尸”。这些交织着老港片灵异质感与西方吸血鬼元素的故事，把人心的贪婪、执念与异变，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更令人称道的，是剧集对中国神话与传说的新解：从盘古开天、女娲造人，到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，再到始皇求仙、徐福东渡、白蛇传等耳熟能详的故事，在这里几乎都有另一种解读。种

种天马行空的改编，在剧集里自圆其说，再加上马小玲与况天佑的爱情主线，带领着观众直面古往今来文艺作品的经典议题：天生死敌，能否相爱？如若相爱，又如何战胜命运？

多少个守在电视机前的夜晚，多少句“临、兵、斗、者、皆、阵、列、在、前”的默念，马小玲和那个鲜活的“僵尸宇宙”，早已被封存在青春的旧时光里。观众心目中期待的老IP新编，并不是一份简单的情怀复刻，而是渴望在熟悉的内核里，看到贴合时代的新表达，就像当年剧集那样，敢于突破传统，在想象中勾画鲜活的角色，用跨越生死的爱情叩问人性、对抗宿命。毕竟，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角色的皮囊，而是那个曾让我们心动、思考、共情的故事世界。

早闻狄
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一个笨拙的AI父亲

拳击、AI、父与子，从事先曝光的有限信息得知，院线新片《比如父子》讲述的应该是一段中国式父子关系。乍一听像是李安电影《推手》的新世纪再造，拳脚之间，交缠的是两代人的恩怨，不同的是，过去是以柔克刚的太极，如今是疾风骤雨的拳击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导演仇晨的第一部长片《郊区的鸟》中，主演正是李安之子李淳。

从仰望父亲到正视父亲，需要少年十足勇气，在青春期完成这一任务，才能长大成人。也有人还未等到这个时刻，父亲先行退场，在《比如父子》里，一开始就是父亲邹建堂离世。如何重构与处理父子关系，有了新的可能：AI出现了，VR与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让父亲暂时“复活”，得以让儿子重新审视他。“小时候，爸爸是一头愤怒的公牛；十八岁，爸爸是一个小小的盒子；长大了，爸爸是一个笨拙的AI。”导演曾如此说。另一方面，通过VR眼镜见到了妻子腹中的孩子。远去的上一代，将至未至的下一代，过去与未来，经由科技手段，与男主角彼此凝视。

如果电影真是按照这样拍下去，倒也正常。比如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里，包括了一套暴力语言，他把儿子拽入拳馆，逼他直视成人世界的残酷。儿子遭受精神创伤，却在不知不觉中习得父亲的动作，或者说，那个父亲阴魂不散。又比如AI把权力关系反转，父亲更像一个重生儿，父与子的关系，不再是强者与弱者，而是教练与陪练、指令输入者与接收者的关系。在现实中来不及说出口的愧疚与感慨，可以通过电源重启、数据交互来完成。

父与子的那场大战，必须要打，或早或晚而已，不能在现实中发生，就在虚拟空间里完成。AI技术，在这里又像是一种驱魔术，强迫儿子“一分为二”，把关于父亲的那个梦魇逼出体内，最终完成切割。事实上，很多人终其一生未能完成，因此这场大战又延续在与下一代、下下一代之间，成为死结，无限循环下去。在《比如父子》里，则有更为极致的可能：儿子模仿的是现实里的父亲，而AI父亲又模仿了儿子，另一种遗传密码构成一个闭环。这样的角色互换可以说是反常，好在有AI存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据说该片的法国制片人曾对剧情设定表示难以理解，直言“我们法国人绝对不会想复活父亲”。这无疑也道出了影片在其科幻外衣下包裹的东亚伦理观，在中国式家庭中，父子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，更包含着长久且深沉的羁绊与共生。

不过没想到的是，在电影成片中，AI并非重点，这多少有些货不对版的嫌疑。据导演后来说，其重点是思考影像幻象与现实生活的关系，造一个虚拟形象，先是认同，而后摒弃，不独父子关系，也可推及更多其他关系。导演自己在创作中已经完成对家族历史记忆的清算与承续，个中过程，不再是讲述重点，在一个人的心理迷宫里，父亲也不过只是某一个绊脚的石子。期待拳击、AI、父与子三大要素的观众，则会失落而归。

长凤新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